







原件短缺

卷39~卷41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四十二

紫陽方回萬里



乙巳三月十五日監察御史王東溪節宿戒方  
回萬里飲靈隱冷泉亭趙宣慰君實趙提舉子  
昂靈隱寺知事晦壇治具西方僧四人兩提領  
北人放泉噴雪觀猿擲菓予醉先退賦詩五首  
世間春記之

年、時節美春三誰識湖山綠似藍萬戶棟梁雙語燕千  
村桑柘西眠蠶鼓鐘下竺寺連上香火北高峯勝南除却  
咸平處士外何人更此築吟庵



淵靜濤飛亦壯哉，冷泉亭右閘初開。一時變作跳空雪，萬  
象驚聞噴壑雷。老鶴遠過彭祖壽，巨杉何啻盛唐栽。吾生  
八十重遊此，身健猶堪酒一杯。

世間春暖此間寒，萬樹陰、萬竹攢。驄馬來遊人不避，盡  
龍誰寫我頻看。餘生久已忘三黜，高會猶容預四難。閒賞  
孤山梅五絕，樽前剩愛一枝酸。

休兵三十有餘齡，鐵馬曾來似不曾。寒士喜從賢御史，閒  
人許識老名僧。畫船處、歌春雪，厦屋遙、貯臘冰。保得  
西湖如此好心，知明首遇良肱。

三月晴過半月春，真成好景與良辰。簪花騎馬多遊女，擲

菓呼猿不畏人。湖山行樂有心賞，天地太平無戰塵。西紀  
逃名作閒客，樂哉七十九年身。

三月十八日甲子晴

夜、春寒漸覺輕。桐花十日過清明，去年稔更今年稔。壬  
子晴兼甲子晴，樓閣相望饒客醉。干戈不用保農耕，老儒  
八十心無事，依舊吟牕剔短檠。

寄題畢氏鯉潭壽藏

陰德蒙泉日夜流，使君鄉社號千秋。方聞壽倒三松詠，遽  
作身隨一鉢謀。誰謂滕公居此室，何云文子樂斯丘。穴中  
得石如金掣，定有人封萬戶侯。



讀太原王氏家記二首

卧冰公相舊家聲紀載鏗鏘樂九成  
大姓江山同久遠雄文日月競光明  
雙親強健躋高壽兩紀休閒致盛名  
冠豸澄清聊一出萬鍾千駟未為榮

中原表日星垂積善傳家泗水湄  
一瓣心香鄒國廟八分手筆峰山碑  
檢身粹行言相應報國精忠孝可移  
千萬人中無一二庭闈偕老及期頤

三月二十九日飲杭州路耿同知花園

巢燕春泥久已融虞絃節近鼓薰風枝  
爛熟櫻桃紫朶朶爭妍芍藥紅冠豸  
霽威賢御史雕虫得雋老詩翁十分

蠶麥今年稔我輩何妨酒一中

立夏五首

吾家正對紫陽山南向宜添屋數間  
百歲十分已過八只消無事守窮閒

齊侯北海楚南海匹馬扁舟我過之一  
事畧如陸務觀囊中真有萬篇詩

說與江湖故舊知不曾得句未為詩  
一更一至五更五半是搔頭不寐時

路過偏嶺暑風涼草色連天七寸長  
無限牛羊無樹木青青六月地椒香



南華六祖老盧能宇宙千燈復萬燈佛法平生吾不信神  
交一二老詩僧

李仲賓墨竹四首

乾坤各變三爻坎兌相依似泰交認得易中甘節卦籜  
龍貞幹寫煙梢

春生夏長出牆頭含籜新梢玉版抽宜雪宜霜無不可如  
椽且與貌宜秋

心空節勁翠筠濃冷笑凡花誨冶容可是人間秋水碧東  
方七宿應蒼龍

渭川千畝入毫端子美臨風野色寒不是畫師即詩客可

能收拾與人看

送方仲和信州學正二首

洽曉山竹溪子秋崖經

公論乾坤萬古留秋崖秋壑兩般秋尚思下惠甘三黜肯  
向新都羨五侯籍甚故家佳玉樹被哉亡國恥金甌同鄉  
同姓仍同榜喜見煙中跨竈樓

科第官資異昔年束書聊憇玉山前師生講暇鼻比地无  
弟吟高鴈字天虛谷宗生雙鬢秃秋崖家學一燈傳向來  
晦靜相逢處諸老猶應有斷編

送柴廷玉靜得

爛柯峯下碧溪雲元自龜山一派分羅仲素初同此脉朱



元晦始張吾軍儻知柴氏潛心學未教徐魁徑畷文近喜  
識荆靜得老名家知道更多聞

義犬行

古滕東溪御史王公之先公養一獒十五  
載東溪葬廬墓從至其地不食而死以古  
禮埋之紫陽山方回賦義犬行

君不見周興西旅貢厥獒今日天下新建索遠方不許進  
異物間却三畧兼六韜又不見王孫昔歎走狗烹今日天  
下永太平保全功臣決無此花村夜不爭雉鳴陸平原家  
養黃耳繫書不隔江淮水金陵音問還洛陽往來何啻萬

餘里杜少陵寓鄜州居舊物低徊入衣裾宗文宗武共入  
蜀愛憐想亦如相如古滕東溪王御史先公豈弟世無比  
一犬育之十五年送葬至墓不食死一飯糟糠何足論恒  
飽不饑謝乾坤垂深井韁馮救主銜明月珠蛇報恩世上  
紛、輕薄子翻雲覆雨喪廉恥動輒反噬不識人可似韓  
盧烏喙之徒知義理

送程桂軒子方還蜀治先墓

周宣中興常武雅程伯休父為司馬其先重黎掌天地此  
佐尹氏征伐者顏曾思復有七篇孰云軻死道不傳洛中  
二程忽突起乃有明道與伊川西蜀名士古相繼東坡外



家亦程氏吾州紫陽此姓多宰相訥翁顯近世猗哉古渝  
程子方年高七十彌健強子公禮甫侍入峽掃灑松楸修  
墓藏孝思祖考安遺體何惜往來萬餘里曳裾岷峨山上  
雲鼓掉灑瀨堆前水儒流不與常人同何況此郎娛此翁  
自古搜詩得句處往車中與舟中夔州十歌劉賓客百  
花潭北子美宅二老遺蹤可訪尋飛龍舞蛟轟霹靂五月  
重午離西湖九月重九趁成都盍簪之別澆菖蒲若堂之  
封酌茱萸小春早梅仲春柳蜀地吳天兩俱有古渝何必  
卜故廬不如再飲西湖酒

走筆送吳僧慶間遊明越

挑包前日過垂虹明旦乘潮向浙東兩袖虎丘山上月一  
竿漁浦渡頭風乾坤佛法元來盛湖海詩僧到處雄而立  
妙齡廣長舌肯參八十紫陽翁

送康彥博文夫吉州教長句二十韻

廟廊謁賢飯吐哺留子翰林不肯住閣公大學今儒宗邀  
子同宿玉堂霧曰我天南有巖親滌澗旨甘奉朝暮得一  
泮水廣文官正馬扁舟遂南渡未愛紅葉當塔翻但憶芝  
山携酒向江東自番浙江西郡曰青原洲白鷺歐陽文逮  
周益公誠齋詩傳揚長孺比戶絃誦家書燈子往為師異  
瓜戍人才爐冶入老手鑄錡干將由我鑄即今塲屋已無



用五言雀題八韻賦人心天理不可磨秉彛物則常如故  
五天竺國身出神三蓬萊山臂生羽緇黃引之入迷途殘  
魄零魂應悔誤昌黎原道孟七篇除虬剝蛟剔魚蠹子當  
以此據臯比正邪明舉錯本根樹立謹心術節目設  
張行法度子曾精讀萬卷書子又遠遊萬里路諸生北面  
孰不服窮理盡性擺傳註天民先覺敢自許作成後進定  
無數

學詩吟十首 并序

小子何莫學夫詩伯魚承過庭之問退而  
學詩三百五篇之詩也詩止然後春秋作

詩有美有刺導人為善而遏其惡詩不復  
作孔聖懼焉故寓褒貶於春秋以為賢君  
良臣之勸而彼亂臣賊子之膽後世之詩  
自楚騷起漢晉唐宋至于今日得洙泗之  
遺意否乎雖然天理人心一也回近詩十  
首名曰學詩吟所見並具詩中或者亦粗  
得前輩心傳之一二大德九年乙巳七月  
初八日方回自序

我陟巨廬山想像淵明廬我遊永嘉郡康樂茲佩魚學詩  
六十載鑽仰二老且白首恐無成嗟哉腹空虛邇來擺百



務糲飯幾無蔬朝吟極暮做夜詠加勤渠不必一字工意  
味但舒徐比陶似不足方謝尚有餘舉世無人識歸歎吾  
歸歎

三百篇既絕孔聖作春秋榮辱繫褒貶與詩美刺併楚騷  
降一等尚可風雅倚漢盛出蘇李魏興起曹劉歷覽逮六  
朝仰止茲為優獨一陶元亮龍鳳翔九州韓柳繼李杜黃  
陳紹蘇歐江湖近一種禽蟲鳴啁啾

我讀淵明詩不忍復去手休官四十一不肯戀五斗二十  
三霜秋籬下作重九朝亦一杯酒暮亦一杯酒南北幾蠅  
紫能爾一醉否義熙所以立寄奴幸而偶牧野誅獨夫夷

齊尚弗取竊評首陽山乃後有五柳

我愛真西山讀書有甲記首論天命性豈可不論氣程張  
二說

宋始我愛魏鶴山周易輯集義濂洛十七家一貫六十四

有之有寂即有感槁死笑釋氏無氣欲為人瓦爍弃骸尚復見

天地心有處起生意王弼獨云無此語決非是

楊氏昔為我老子實似之墨氏昔兼愛釋迦亦如之孟子  
關楊墨有功此一時似仁與似義暗傳匪明垂梵語東漢  
譯元門西晉師迄為萬世害三教乃並馳獨一韓文公張  
我正旗濂洛有諸老此感被遂衰

離騷謂絕響此道傳人心外物有昂草能言無古今曹劉



與陶謝五柳擅正音李杜與韓柳一字直萬金歐蘇與黃  
陳孰淺而孰深尤蕭楊陸范軋淳鶴在陰二澗可繼之章  
泉亦駸、柰何近百載種火灰中深南渡後詩人尤延之  
蕭千岩楊誠齋陸放  
翁范石湖其最也韓南澗澗泉父子可繼之嘉定以來止  
有一趙章泉耳曰所見如此葉水心獎提永嘉四靈而天  
下江湖詩客學許渾姚合僅能為五七言律而詩格卑矣  
種火灰中深回不敢謂世無人如灰中種火窮而在下不  
見知於當世耳種上聲種火俗語也

宋詩孰第一吾賞極聖俞綽有盛唐風晚唐其劣諸牛尾  
狸無敵馬蹄驚與俱龍溪奏思陵此產巨鄉閭宣城二十  
詠歎浦俗亦如春洲生荻芽寄興河豚魚真言寫實事組  
刻全屏除黃陳吟格高此事分兩途

我寓侍郎橋夜枕聞五德四更即不眠東望逆曙色南晚  
三茅閣千燈破暗黑百八仙林鐘鼉龍吼其北繫此倚闌  
人四海誰我識未能朱晦翁鄉邦續道脉猶當陸放翁桐

江刻詩集

承天寺一碑宜州萬里走後山與簡齋各年四十九李杜  
俱有厄郊島終不偶今人好作詩曾不鑒茲否我如陸務  
觀平生詩萬首明年當八十不可日無酒四男異甌釜二  
女欠箕箒曉問床頭甕僅有酒一斗

吾性能忍窮所以不仕宦兩紀加一載考槃歌在澗當車  
隱杖履當肉飽藜苒雖然鮮歡娛終不墮憂患憶昔四十



九奏書似臺諫請劔斬佞臣此賊罪惡貫條忽三十秋往  
事如夢幻不死踰八旬幾度見賓鴈

再送王聖俞戴溪

宇宙喜一統於今三十年江南諸將相北上揚其鞭書生  
亦覓官裹糧趨出燕青原有王老歷世義獻賢自浙而江  
淮北理彭城船不上鄆隗臺不飲盧溝泉問之果何往  
陟泰山顛觀古封禪碑討究秦漢鐫森楷木林上香先  
聖前滕州孟子廟鄒縣有墓田我亦嘗過之如親聞七篇  
羨君今勇往挿翅如登僊嗚呼古先哲何以百世傳我等  
生後世倏忽銷如煙嗟此何故男子若婦然少游勝伏

波此論何其偏也戰歿牖下畢萬自有天誓死或不死求  
全終罕全吾聞溪中禽有曰信天緣魚過得飽食終不流  
饑涎

獨立

午牕睡起懶衣裳獨立樓頭數過航苔蘚亢連蒼暈古梧  
桐簷覆綠陰涼北來話舊玉堂雨  
汪漢卿翰林修撰六月三日至杭此用孫內翰  
那更廉纖雨謾西望懷人白筆霜  
謂東溪王御史節直卿道玉為堂事五月十七日自杭遠建  
康自覺多思尚多事不如樽酒見羲黃

思家五首

憶昔年垂五十時紫陽山下結茅茨

予癸酉年四十七字  
文信仲使君知吾州



宋尚書故宅  
閒來野竹三間屋  
野草字不如野竹好然  
礎屋韻三間屋太少千

基見贈築室  
間屢又太多  
詩之難如此  
皓月清風萬首詩得罪權臣常自笑  
賈自道  
四合言

路平  
逃名市隱復奚疑  
壽登釣渭真慙愧不學空令有四見

湖海今非昔妙齡未容許  
泥識陳登歸心七里灘頭棹客

思三茅閣上燈雪裏梅香尋酒媪  
雨前茶好待詩僧近來

衰毫嗟何似怕啖杭州六月冰

世道駸、似可咄多年吾已似  
銜枚呂題已定門人叛  
籍

之佛周種叛  
議論方公敵國來  
朱文公  
陸子靜瓦礫敢伴珠玉價

茅茨誰辦棟梁材  
淵明歸去廬山下未少黃花酒一杯

弱冠吟詩六十年自然熟  
處有肥僊  
誠齋晚愛肥仙詩自  
然何曾巧飾事雕鐫

回詩初學張文  
潛晚參黃陳坡翁追和陶元亮  
谷老深慙白樂天  
苦李

道傍人不採  
蟠桃海上事  
空傳平心定氣求  
中道佳句無

窮在眼前

黃山三十六峯豪  
南照城樓百里高  
五嶺舊坑金作硯  
源

五嶺中一谷產硯  
刷絲第一角浪羅紋雙橋新釀玉為醪

次之舊坑崩閉  
郡守謝暨嘗開鑿不竟紫陽山西南山許宣平之故居  
下曰雙橋酒  
浙鄉巨艦供

魚鱉淮郡駢肩致蟹螯  
後霜牛尾狸兼馬蹄  
鱉消得坡僊賦

老饕  
梅聖俞集宣城二十詠  
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  
歎

亦然汪龍溪內翰  
彥章奏荅思陵問鄉味引此聯良是  
兵都會稽東漢始分浙西為兵郡

詩思十首



年甫弱冠而學吟詩新春將八十矣凡用  
六十年之工夫僅至此地俗人不識晚進  
不知自紀厥事凡十

大雅嗟麟筆離騷嘆鳳絃猗那誰與敵羗蹇尚堪傳步仰

曹劉獨名歆李杜專無時吾不夢携酒訪斜川

老子持公論評詩衆勿驚更無雙子美止有一淵明響接

東坡和肩隨太白名吾嘗圖畫像釋菜四先生

萬古陶兼杜誰堪配饗之故還僂耳海謫死瘴城宜無已

玉堂東去非榕嶺馳更添韓與柳欲築八賢祠

滿眼詩無數斯須忽失之精深元要熟元妙不因思默契

如神助冥搜有鬼知平生天相我得句匪人為

素甚鄙南嶽幸嘗忝雪牕格高為第一意到自無雙倏忽

千軍陣雍容九鼎扛僧敲作手勢吾可賈長江

揚劉崑體變誰實增元功萬古推極老三辰仰醉翁穆脩

先漢筆親野盛唐風今日何人悟江湖慟阮窮

俗子欺詩客詩成未易工虛聲難忝窈生理早窮空識詠

無庸聽諄諄爾未通阮公青白眼留取送飛鴻

忝窈嚴陵郡依稀陸放翁作詩踰萬首浪仕只千窮醉卧

三更後閒吟兩紀中時落函夢漁笛鑑湖東

茗溪漁隱老家在績溪東苦學多前輩評詩出此翁生平



同孔氏傳道仰文公爛却沙頭月誰參到此中

殿院胡公仲績溪人忤秦檜死靜江獄胡仔其子也

叢話善評詩寓雪上

爛却沙頭月一和朱文公詩妙文公生年同孔子庚戌亦年七十三此謂吾州前輩詩人今學者未參到此地也

蛇起新州荻温元業不成已無司馬氏猶有石頭城北伐  
中原捷南端大物更菊花籬下酒萬古一淵明

### 題十六羅漢畫像

一釋迦佛起天竺羅漢五百又十六中華止繪十六僧貫  
休十八老筆續千無萬無更無芥子須弥一掃俱阿字  
義門捲深入畫圖豈止代顏更吐伏虎降龍兩尊者此卷

寫一犬如獅一仙鶴精妙絲毫無苟且筆墨游戲真古今劫火燃捲起短軸且飲酒西牕萬里開青天

### 題寒山拾得畫像

予讀寒山拾得詩集第一首城中嬌小女  
雜佩何珊珊鸚鵡籠中養琵琶月下彈長  
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常如此芙蓉  
不耐寒此詩朱文公尤喜之今見二画像  
而為賦詩曰

我讀寒山拾得詩唐初武德貞觀時此必前朝老進士開  
皇大業不仕隋長歌短舞芙蓉句開元和尚無之一篇  
天台國清寺掃滅人世貪嗔癡文殊師利復現世僧俗未



妨疑傳疑或題松下讀黃老臆辨二叟果為誰諺云橘皮  
錯認皮九方臯馬遺黃驪嗚呼甚矣吾哀矣郁、都、焉  
雄雌

武寧茶提舉相臺鄭君思恭之萱堂太夫人馮  
氏大德乙巳年八十六紫陽山方回萬里年七  
十九賦長句

孝子不願為高官履危未必親心安孝子不願食厚祿移  
此祿為親之福親家堂上太夫人九、之筭饒五春令即  
江西三十載董提茗事職不改他人公台天上飛我不衣  
衣但菜衣誰其總戎動百萬我寧不作麒麟植夫人愈老  
愈優游髮白返黑此之由夫人內丹保堅固齒落更生此  
之故若不見蒞椿一歲秋八千彭祖十分之一焉夫人壽  
骨比彭祖尚餘七百一十有四年

題米元暉寒林

善書善畫古來稀前輩風流日漸微開卷令人憶義獻  
米元章更米元暉

九日

樓前樓後獨徘徊便當登高百尺臺海內共知吾輩老江  
南未見菊花開細思去歲人誰健遙想中原鴈已來我似  
少陵亦賒酒不妨剩舉兩三杯



次韻前往中竺希鑑上人五言

中興今佛法百倍勝儒紳達磨重初祖觀音再化身此心  
元是道何物不為塵穀觫齋王眼焉知一角麟

送岳德裕如大都

岳忠武王炎興中才跨光世後世忠人見百戰百勝功孰  
知洙泗儲心育姦擒伎忍推英雄秦賊之臭傳無窮忠武  
馨香迥不同鬼神呵護垂箕弓子子孫孫有祖風允文允  
武足臨容敷以閱樂詩書崇維德裕甫明且聰昭文大學  
其宗公招之使來有秋鴻賢父賢兄笑顏紅酌酒醴別浮  
金鍾有馬有車舟有蓬脯脂渾酪羊豕熊藕蓮菜炙蘋

蒟葍罍之俎之遵豆豐文賓詩客固不從較祀而行氣如  
虹浙之西而淮之東中原廣大堯民雍鄒魯齊趙森儒宮  
默會寸心訟雙瞳盧溝之水何溶五門佳氣瞻爵葱殿  
上日月朝袞龍馬億萬休戰攻獵圍發蹤無折從海東  
青上天無窮天鵝腦碎飄虛空書生匪我求童蒙橋門冠  
帶新辟靡六藝一經或一通加之官爵與磨礮千里虎符  
百里銅君邀王京登丹楓即霑一命壽乃翁歸歟不見橘  
霜濃近在新年桃李穠鶯燕飛蝶蜂滿斟環坐綉  
芙蓉春滿一家和氣融我有一言如藥石後生仕宦非所  
急明時用人畧梯級况乃要路荐引密集賢翰林真可得



我身自有本來物官小官高何損益君家萬卷刻書籍此  
事乃一大功德陶鑄青衿千百億歸而求之不鑿壁一燈  
可費十年力然後自觀語與默一點浩養百虫蟄一語九  
霄轟霹靂

寄題暢上人丈溪別業詩

并序

四明郡之北四十里有溪曰丈溪禪僧暢  
上人因以自號有別業花木泉石之勝大  
德四年庚子今信州路儒學教授戴帥初  
為記又五年乙巳歛人通議大夫前建德  
路提管兼府尹方回寄題長句

愛僧予尤愛詩僧千偈萬頌傳五燈寒山拾得兩奇絕妙  
壓神秀盧慧能四明北郭四十里丈溪之名四海稱丈溪  
上人貌古恠吟壇突兀高千層我雖未到燕坐處想見薜  
蘿縱行藤上之所陟聳樓閣星辰日月危欄凭下之所種  
足鋤耒筭蕨黍梁滿甌盃有時挑包大都會省臺貴顯皆  
其朋紫陽山叟年八十吟號夜菴書秋蠅厥今流俗所不  
齒獨肯惠頌談上乘門前車馬熱如火兀坐相對森寒冰  
氣臭膈合風味似萬里可並橫坐肱丈溪丈溪有別業松  
陰百穀禾千塍何當挿翅渡潮海月門吾敲堂吾陞春華  
櫻李杏桃藥夏菓榛棋蓮藕菱西風九日東籬菊十月早



梅霜霰凝短才題詠匪騷雅有愧蹇羗慚觀興公詩自是  
第一等紙上龍變青雲蒸文溪有集定脫稟庶越韓門島  
可澄老夫所作豈敢並鵬鴉風前跼凍鷹誰歎作記已六  
載敢不伏膺今戴憑

題葉蘭坡居士蘭

楚詞之蘭惟湘中有之今之零陵香是也  
故韻書春曰蘭秋曰蕙山谷之所謂蘭  
一花蕙一幹教花同開於春非也然今人  
從之久矣蘭坡葉居士善寫蘭間以竹石  
殊古雅脫灑平陽吳州判宗松巖以一紙

見示為賦之

一花一幹秀春風此論黃家太史公若問靈均舊紉佩零  
陵香出右湘中

題畫龍首

掛龍西作但見尾舜服龍章臨斧依昌黎石鼎困蝨吟此  
詩真可泣神鬼得非永嘉陳畫龍此紙錢塘葉蘭翁

走筆送僧宣無言歸泉南

杭泉三千二百里一瓶一鉢走桑梓此僧胸中有詩腸一  
口吸盡四海水自從北海至南海搜詩直至珊瑚底歸哉  
非為戀鄉味橄欖檳榔紅荔子隻身家世無眷屬亦不尋



即罷音被一欲追還李太白二欲中興杜子美三欲  
扶起黃魯直四欲再作陳無己若為若可若贊休直下視  
之眇糠粃名僧詩話六十卷我葺偈頌如野史西天七祖  
南六祖畧如志傳與表紀尋復悔之泯其藁間存一二笑  
狂斐幼讀紫陽先生書豈可捨之從釋氏爛却沙頭月一  
船不妨丈公漫隨喜可與言詩宜與言不可與言姑止

寄題松江下砂唐氏竹友

趙子昂書今第一竹友二字大踰尺結交此君者為誰松  
江其家吾未識想見髣髴如渭川千畝比封環乃宅根竹  
可曾掘作鞭笋出不息者為食青琅玕樓紫鳳凰可待九  
成擊夔石老夫客居杭州城一帚可航不三日不問主人  
即直造誰知亦復有此癖夢到霜松雪梅邊龜殼踞兮  
蛤蜊食取此三友并友之月明半夜吹長笛

題羅觀光藏陳所翁墨竹

容善畫龍  
三山人

陳其姓名曰容稱所翁善畫龍萬嶺翹材酒杯客不分  
虎不憑熊曉節寫此籀龍兒真是老筆善藏鋒我嘗遙望  
識其貌古面無鬚雙鬢蓬盡龍撤竹匪二枝造化雖異機  
軸同竹即是龍、即竹鬼施神設非人工龍耶竹耶勿惱  
我拓樓長嘯萬里天字空

題羅觀光所藏李仲賓墨竹



以筆寫竹如寫字何獨鍾王擅能事同是蒙恬一管筆老  
手變化自然異胷中渭川有千畝咄嗟辨此籜龍易竹葉  
竹枝竹本根方寸中藏竹天地幼年癖好此亦頗萬卷書  
右竹圖左安希眉山蘇謫僊提學湖州文與可眉山一枝  
或兩枝湖州千朶復萬朶李侯有之以似之神手獨觀誰  
識我

追和東坡先生親筆陳季常見過三首

坡僊果何辜黃州七年客價高日月低名大天地窄嗟彼  
舒亶輩豈不辨菽麥阿黨更如忌一視皂與白  
前後赤壁賦悲歌慘江風江山元不改在公神遊中三經

及字說胎禍垂無窮想如季常輩對寤三嘆同

我嘗過黃州故國聲喬木半山歌元豐此老蝸角縮及至  
紹聖初嶺海謫坡谷人生歸去來破鑄煮黃獨

題文文山天祥遺墨

年踰弱冠唱楓宸海內文章第一人孰謂國家無厄運從  
來天地有忠臣此聲不朽垂千古今歲猶存僅七旬二十  
五年九原底剛風夜、薄星辰

寄題沈可久雪村

吾聞昔人善賦梅嘗是夢中見春來前、深雪天未曉焉  
知昨夜一枝開江村一雪復一雪三白豐年與玉屑多事



詩人要閒管想像高唐寫音絕真曾質明杖屨無前隨牧  
童後樵夫暗香何處費摸索寒生吟癖浩然驢平生我有  
脊梁鐵明年八十凍不折卿用卿法白雪村橫斜獨翫書  
牕月  
題楊叔雅水墨百花圖  
梅梢前後兩枝春百世中間各寫真忽見花王大如斗始  
知天地有君臣

題坡僊求心齋三字

千聖相傳止一机常惺法免危微但於方寸求吾事莫  
問坡書是與非

次韻芝田上人子虛二首

年長山僧五十秋每携詩卷過吾樓老衰英妙心相似靈  
隱亭前水不流

為問葛藤禪律論口籍舌結更無言何如了辨眼前事且  
說詩家不二門

劉子華儒吏

三十年前東南惟省吏出官為正倅家吏  
出官為提戎部吏出官為簿尉儒亦鮮矣  
監司州縣吏皆不儒罰亦少苛今日吏始  
有儒為之階是而坐廟堂者多矣劉子華



儒吏也幻住上人以下為說未有詩紫陽  
山虛叟方回賦之

短檠徹曉一燈寒  
挪腹中藏萬卷  
寬了事足為良吏  
易讀書真作大儒  
難隱身鴈鶩  
雖常調致位貂蟬  
可顯官褒鄂  
功臣不須此長槍  
挽出進賢冠

寄題婺源戴氏蒼山歌

大蒼山小蒼山有若醉翁亭外滁山環  
萬梅萬竹萬松相  
萬巖萬壑起人寰  
河洛以來萬卷上至姚姒下孔顏  
蠅頭細字藏教世  
晁張韓柳筆追還  
三道八韻果何用  
時文之學久已刪  
星源幸有此一老  
妙齡早悟向上關  
明年古

希滿七十不知京洛有塵闌  
花間自與鶯蝶賞  
菓熟朝共猿猴攀  
文人才士過從每樽酒  
樵夫牧子亦許荆同班  
海內一統三十載  
書文車軌過荆蠻  
捐軒棄冕考槃澗  
清朝乃容此士閑  
神僊窟宅何可到  
蓬萊弱水隔險艱  
安得挿翅一飛往  
穿深憇密弄潺湲  
王摩詰心似可擬陶淵  
明逕焉能扳  
既而思之各有分  
命所當得天不愠  
大蒼山小蒼山此非百頃之家  
不能辦遊人未易窮  
豹豹題詩寄往聊想像  
我有把茅獨蝸跽

題王羲之雲隱

心天界限絕塵氛  
壘市雖喧耳不聞  
大隱從來非小隱可



須深入萬里雲

送呂主簿還任永豐

歲在庚申回自鄂漢下金陵依陸公太初  
曉山因識南康呂公今主信之永豐簿胥  
會于杭見贈古體詩二十二韻回亦為二  
十二韻錢公還任老嬾不能次韻斯之為媿  
吾友陸太初擢第歲丙辰同舟下歛灘羣英對楓宸於時  
程訥相中書秉洪鈞拔我魏靜翁丞郎副朝紳明年去其  
位出使洞庭濱回也實同行兩見桃源春已未入江險鄂  
城飛戰塵近歲亡國相舟造誇庚申金陵留舉子始獲識

偉人公年二十三太初之館賓回年三十四太初之鄉鄰  
四十六載別世事難具陳後歲公七表明年我八旬雪髯  
對舉酒談詩如有神健筆涸湖海便腹羅星辰匪玉亦匪  
珠自有席上珍近世澆薄俗百偽無一真二老舉措間復  
還天地淳醉鄉闊坦途永無荆與榛傍觀果孰識無懷葛  
天民一邑主簿領內省忘屈伸歸隱匡廬峯寄鴈或可頻  
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韻賦十詩送趙  
然如大都

博學果何謂書不可不讀子思繼以審子夏繼以篤是皆  
返諸心夫豈泥簡牘試一凭危樓萬里送鴻鵠



羲皇卦未畫世間有何書今人所校者惟亥豕魯魚曷不  
先肺腸求諸天地初此理儻有得萬卷皆空虛  
所謂先天易諸人識不破獨一觀物翁入手不放過太極  
是生兩然後品物播參以邵子言佛老義自墮  
誤訓若稽古字至於三萬一言思無邪可以了羣怨世人  
爾所有夜光珠逕寸吾儕道固窮君子兼山良  
揚雄論立師始於書一卷曾子貫忠恕本無書可傳趙子  
足著述古今妙貫穿改諸領袖間深衣有表撰  
朱先之桑梓如我二人者趙子於吟詩一字不妄下虛叟  
明八十碑既老病馬年齡已衰顏文字亦苟且

妙年嘗自負韓子補天筆年及渭濱人今也老無力送君  
如燕都誰門可長揖蘇舉黃自代靖翁獨我識

言詩卜子夏作賦馮相如三十六字母文公之四書知君  
便、中自有一石渠以貌朱子羽諸公其慎諸

魯語第一篇子曰即次有有子與曾子專美孔聖後乃知  
古學者尊師復重友君之師友何殆不止韓柳  
後生信可畏君子未四句我老長空倍閑將三十春學行  
各有見出處何必均寧將詩泣鬼肯與錢稱神

至節前二日

梅花 到滿樓香但笑吾家節是常雨凍下應無雪凍



肩瘡 復有頭瘡近患 挑符爆竹年將近 繡線書帷日漸  
長三歲嶺南江左路 豈知八十客錢塘

至節後一日十月二十九日

倚欄閒翫老梧桐 萬變真如一夢中 竹葉滿斟今古了 楊  
枝早放是非空 幼孤嶺海三千里 哀病江湖八十翁 舊雨  
來人竟安在 邇來朋友馬牛風

至節前一日六首

少陵早是滄浪客 馬援真成矍鑠翁 四十五年科第一  
生心與布衣同

征羌漢將趙充國 賜履齊侯周太公 虛叟紀年亦云爾 五

湖四海一詩窮

燈前一影客中身 鷄未鳴時起已頻 每日盆梅千百擔 倚  
樓閒作看花人

尊羹鱸膾鑑湖風 想像依稀老放翁 惜為平原多一出 詩  
名元已擅無窮

客子光陰詩卷裏 杏花消息雨聲中 我謂簡齋此奇句 元  
來出自後山翁

老形已具 臂膝痛 春事無多 櫻笋來后山 詩也 簡齋詩本諸此 然亦出於少陵翁也

心情詩卷無佳句 時節梅花有好枝 較似后山更平澹 一  
生愛誦石湖詩

贈魯至道



種薰生猶種猶不生薰人力異培植草木各有根或不  
然此說宜以變化論蛟魚無頭角作龍行雨雲麴蘖釀成  
酒醒者皆醺醺不見昔諸子摠衣孔聖門伸由氣暴虎不  
使行三軍欲俾賜也訥故曰天何言不見孺悲子取瑟使  
之聞色黃而在裳深取五六坤志學及從心非變尚何云  
南山隱霧豹養其所變文明、德新民此書洙泗孫所謂  
新者何捨舊新是勤服可古衣冠耕須故田園世惟有舊  
染不可留一痕變人先變已毋我求道原下愚彼不移烏  
喙無蘭蓀昏、與曉、火蜚仍復蟠人生悟此理寸丹還  
一元

寄題汪稱隱海陽船亭

望之有若船其實止一亭世情作風濤平地有滄溟中裁  
宮室製外省舳艫形片帆可萬里眇視蛟龍腥吾友汪定  
翁積世家海寧海寧亦海陽難改山海經季子棟此宇世  
皆稱寧馨乘桴否蓮草作楫良辰丁漳饒兩分教奕葉家  
種青記者弘齋老文辭搖斗星不慕蓬萊島不求楚江萍  
野水無人渡何時一揚舲

武林感舊又二首

錢塘多少少年人孰識迴頭迹已陳綠草地元無綠草紅  
塵天地不紅塵三茅觀頂燈猶在六部橋南塔頓新試問



衆生此得意袈裟底下自由身  
吳儂青蓋已云何即罷猶能款乃歌  
湖上船稀西子老城  
中馬響北人多珍烹富戶金千埒  
負販貧民兩一簞條  
忽虛盈三十載世間春夏幾南柯

虛谷桐江續集詩卷之四十二終

虛谷桐江文續集四十三

紫陽方回萬里

說

離騷胡澹庵一說

離騷之蘊十有九

奇古辯怨閑澹潔雅雄深枯淡豐腴勁正忠直清

指九天以為正兮 奇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古也

就重華而激詞 辯也 國無人莫我知兮 怨也

聊逍遙以相羊 閑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 澹也

朝濯髮乎洧盤 潔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

雄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

深也

登閬風而縹馬

枯也

結幽蘭而延佇

淡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豐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

腴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勁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正也

沾余身而危死兮

忠也

何桀紂之昌被兮

直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清也

楚詞之蘊十有二

險恠艱窘隱約褊急巧譎豪放

乘日月兮上征

險也

棄雞駭於箱篋

恠也

犯顏色而觸諫兮

艱也

執棠谿以制蓬兮

窘也

筐澤瀉以豹鞞兮

隱也

願假簧以舒憂

約也

破荆和以

築

褊也

孰契契而委棟

急也

化惟倚於彌楹

巧也

同驚嘉駟與桀駟

譎也

采撚枝於中州

豪也

律魁放乎山間

放也

離騷胡澹庵二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此淮南叙楚詞之大略然不及大雅與頌何也或曰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原諫不行懷沙自沉非明哲保身之道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楚懷襄疎遠忠直屈原賢且忠以憂死懷襄終以敗亡盛德成功



安在哉澹庵胡氏以爲或者之言過矣如離騷經淵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嘉橘頌典則淳深雖告神明可也韓愈論文章氣格以離騷首軻雄之目柳宗元自叙爲文亦言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就令不得與清廟比獨不可有闕泮宮也耶然則淮南之論不及大雅與頌其言疏矣嗚呼不幸不生於仲尼之前不見取於孔氏而列於大雅與頌也

離騷胡澹庵三說

離騷楚詞要皆本乎幽憂而作大抵兩漢文章若司馬大子大子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劉子政班孟堅張衡之徒率自離騷

楚詞出蓋靈均所著則曰離騷後之依倣而作者則曰楚詞而離騷爲至虛谷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論也淮南子得其微者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此二語指離騷未爲不然而澹菴胡公推衍發明謂離騷經淵源帝王之道可以方大雅而嘉橘頌亦不減有闕泮宮斯篤論矣予學詩年五十六七矣讀其說有契於心乃親筆記之

天下夕陽佳詩說

予行天下多矣每登臨高勝之處惟向西爲尤佳而佳景亦多向西錢塘之湧金門豐樂樓金陵之賞心亭武昌之



南樓漢陽之秋興亭巴丘之岳陽樓江陵之仲宣樓長沙  
之定王臺鍾陵之滕王閣無不西向其所以勝絕者在夕  
陽欲落未落之際其景不可以尋常論也故杜牧之詩曰  
夕陽無限好白樂天岳陽樓詩曰夕波紅處近長安予於  
嚴陵寓居得舊扁西齋二隸字因其名賦詩曰偶得西齋  
字向西開此齋人間詩眼少天下夕陽佳蓋謂天下之佳  
無過於夕陽惟西向則得之而人間所少者詩家眼耳故  
不識此景必具詩眼者而後識此句此景也或謂詩中不  
合用天下字近乎時文老杜詩曰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  
長又曰閬州城南天下稀又曰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又曰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黃山谷詩曰湘  
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三分尚可持陳後山詩曰天下寧有  
此昔聞今見之又曰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又曰若無  
天下議美惡併成空又曰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洪覺  
範詩曰妙句麗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陸放翁詩曰  
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又曰國家科第與風  
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又曰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  
異才其他用天下事與天下士者不一譬之問天下何物  
最大而答曰道理最大即今詩意謂天下何物最佳曰夕  
陽最佳也但恨俗人不具詩眼則不識耳近人常傳詩一



句曰天下名山僧占多亦是此意餘不能一一詳錄始記  
諸此以發一笑

滕賓日字說

婺源滕君岵之字曰賓日俾同郡方回萬里衍其義曰取  
堯典讀之而嘆曰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堯之命羲和也雖  
曰歷象授時之事其所謂寅賓寅饒者乃伏羲先天易離  
坎之位邵堯夫所謂心法者也天地無光也月星無光也  
皆以日而為光故離中虛離為日日出於卯而天地之夜  
於是乎旦萬物捨暗睹明人之一身戴乾履坤左離右坎  
豈惟得天地之健順以為心又且得乎離日之明以為心

是則乾健坤順離明皆心之全體也坎則以月而受乎日  
之光與兌震巽艮皆心之一體日之出矣旦氣清明當此  
時也君子以自昭明德與日而俱新焉堯所謂寅而賓之  
者外以敬夫日之日而內以敬夫心之日即孔子大象之  
意即伏羲先天之意也然不止是也晝氣不牯則不與日  
俱晝夜氣有養則不與日俱晦旦旦而日又出則吾德之  
新與之無窮矣君父切齋先生為宰有令名祖溪齋先生  
早有聞於朱文公家庭之學世載其聲何假於回之說而  
回姑竊文公餘論以復於君是為滕賓日字說

鄭播君稷字說



予同郡子程堯希古來言信之貴溪象山精舍生從鄭子  
播字君時或怵之曰君字宜避則改字之曰稷翁求字說  
予改之書及史記帝舜僉官之辭有曰棄黎民阻飢史記  
始  
飢今文尚  
書作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孔安國訓時為是鄭元讀時  
作蒔如此則是字虛蒔字實從乎虛之是無義可取從乎  
蒔之實則種蒔而已其義亦淺然則是字可改也而君字  
似不必改昔宣和中禁人臣不得以君主天王為名此衰  
世小人建明之所為治世不宜循此弊開此端稷者五穀  
之長帝舜取之以為官名棄者稷之名姬者稷之姓其官  
曰稷亦曰農師子不窋世為稷官后者諸侯人臣亦得稱

為君故曰班瑞群后曰肆覲東后是也予謂稷字可用稷  
字之下聯以翁字則未可翁者老人也古人年五十則字  
加父鄭子年未五十富於春秋甫為郡學副貳而先自稱  
翁不若待五十而加父之為當也今予定其字曰君稷古  
稱謂君公爾汝本無輕重東坡先生為文與可作墨君堂  
記以竹專此君之稱始有君公爾汝之辨然今人上自官  
府下至市井稱張公李公張君李君未見其為重朋友至  
交雖官達亦相爾汝本見其為輕君稷君稷予實字君不  
必如世俗拘士之好事所避也若大巖石之號取揚子雲  
所褒君家谷口子真躬耕之謂者令予大字書之予不能



書大字宜求之他人云

汪蒙元悅心說

理義悅心芻豢悅口烹庖羊牛雞豚以腴其齒頰猶有待於外也一物有一物之則不失其則謂之理一事有一事之宜不失其宜謂之義此人心之所固有非有待於外者也予亡友汪君遠翔之冢子其名願其字蒙元其讀書之室曰悅心蓋謂願者養也理義之養非芻豢之謂也然則斯可謂無待於外者矣而且介曹君清父求予說以自壯則無乃猶有待於外乎

汪癸元復心說

予亡友汪君遠翔之季子曰癸元其藏修之所曰復心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謂造化以生物為心自一陰生而至於十一月生生之物剝於上而一陽之生意已復於下無終窮之理也聖人觀此一卦取以為脩身改過之象然天地無欲故必復人之心有欲故有復有不復而有迷復之戒遯翁之師曰病翁以此卦初九不遠復為三字符願吾巽元終身佩之

王一初名字說

古有姓氏名字稱號官爵贈謚之異以別親疎貴賤不相越也史記書黃帝姓公孫又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



四人又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分五帝為  
有熊高辛高陽陶唐有虞氏又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  
姓姬氏又曰禹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及  
斟氏戈氏之類近世鶴山魏文靖公用漢紀著古今改於  
高祖書姓劉氏則闕之謂左傳有云因生賜姓分土命氏  
姓自姓氏自氏馬班乃混而言之蓋姓一氏不一魯三桓  
鄭七穆同姓姬而異氏不通婚姻後世教雜無辨智為輔  
婁為劉范睢為張祿項伯為劉纏或冒外姓或祝異姓族  
譜不分而姓氏亂矣子生三月父名之冠字之名不以日  
月隱疾山川五世親盡以王父字為氏五十而後字加父

春秋書字為褒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鄭子產字子美或不  
能知以楚通於中國之名與本國之名不同孔子稱弟子  
皆名弟子稱孔子字孟軻也而字未聞後乃有小名小字  
漢高祖字季太史公不書名班史書名邦字季註史記者  
謂季本其名後改名邦史漢顯人多有名無字或史臣追  
補之斛律金本無名學畫屋而後名金唐房玄齡名喬尉  
遲敬德名恭各以字行或一名二字陶元亮又字淵明蘇  
子瞻和仲陳無已履常秦少游太虛張厚之忠甫皆是或  
字其臣子房而不為屈或字其父彥輔而不為慢然古庶  
人無字近世雖執事囹圄者亦有字且以為諱而名字亂



矣稱者何趙歧序孟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此非五等子  
男之子孔顏曾孟以至老莊荀楊諸子非聖賢不能臻此  
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朱文公集註引吳氏說謂此不知何謂或夫子常言  
之予謂王侯自稱孤寡不穀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  
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凡例昭然各有攸當自稱貴乎謙  
相稱貴乎實周天子在而魯哀公稱予一人漢有帝而曹  
操稱孤廝役稱僕射婢妾稱夫人旁行敷落稱經抱朴聳  
隅稱子今之人自稱相稱豈不厚誣號者何三皇號皇五  
帝號帝三王號王唐虞夏商周秦漢由有國之號為有天  
下之號古之封國其號有萬至戰國而七王僭號後世有  
年號有尊號有私署之號有寓言之號有荷蓀丈人北山  
愚公秦有樗里趙有主父烏有先生微斯文學妾婦則飛  
燕太真盜賊則綠林長白僧有號道有號里巷有號軍旅  
有號而近世標榜特多元次山白樂天之號更易不一已  
謂醉翁又六一居士謂培翁又山谷道人鉅公名士可也  
今則巫醫卜祝皆立齋顏庵扁下至負擔之夫亦有之恬  
不為恠官則唐虞百周三百六十後世九品十八班一命  
以上皆出朝廷爵則公侯伯子男春秋於其卒皆書公惟



楚子僭王臣僭公周之衰有封君如東周君西周君春平  
陵嘗君漢大王小侯亦有奉春穰嗣等君胙土食采實有  
是物乃若贈謚則皆視其生前若功若德易名錫寵眉山  
紫陽俱贈太師人無異詞公不及謚而私謚黔婁之康陶  
令之靖節河汾之文中子橫渠明誠中子雖私實公否則  
雖有九重之命其公實私顧今之或官爵贈謚俱無之而  
君之公之且動輒相之上朝下市無爾汝交嗚呼風俗之  
壞至此何時而復淳耶世道之敝至此何時而復古耶松  
江王君月友名其子曰一初字其子曰一初號其子又曰  
一初字同名則似無字號同字則似無號以是操嚴君平  
之術而聳人之觀聰適年有陳生者名藏一字藏一號藏  
一臨川人寓居杭之吳山游諸公間以其名號字之皆一  
也人頗奇之王君殆以是期其子乎雖然採藥者無姓無  
名無字終號桐君藥不二價韓伯休返以是知名王君之  
意非逃名乃立名也歟予欲戲以君之子為三一居士如  
之何如之何

僧汝舟濟川字說

僧言汝舟字濟川求字說似無可說者今夫剝木為舟成  
矣舟能自濟乎維楫帆檣舟之諸物具矣舟能自動自飛  
而濟乎天地之間凡有形皆物也善用之則死物皆活物



不遇斂工太阿龍泉死物也不遇醫工參朮薑桂皆死物也  
也以死心為禪心何嘗死悟者死而不死不悟者雖四肢  
百骸活鱗鱗亦死也予嘗習佛言摩訶者大也般若者智  
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是為濟川之說

家願孫自觀字說

君子之學於其身無一而不察也手足耳目鼻口為其一  
身之所用而口為甚易震艮之卦中虛外實下動上止象  
口之頤一言一語出乎此一飲一食入乎此人血氣則  
有嗜慾或縱恣放肆而不於此乎察則刑辟生唇吻蠱毒  
納咽喉一慎不慎節不節之間利害禍福判焉口為自養

之門心為自觀之鏡自養之際有正不正自觀之後去其  
不正存其正此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此所謂中庸之獨也已獨暗人不暗已獨聞人不聞之時  
也已事也無與乎他人也以自己之心察自己之口獨復  
而不遠復者也不然則習矣不察自貽伊戚與自求多福  
孰得而孰失哉眉山子家子名願孫字自觀佩乃翁性存  
先生過庭之教心顧口口顧心所謂自觀者在乎察之而  
已若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心體具完當自  
初九靈龜之戒始



書曰若作梓材既動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子遂以梓材名其篇何也梓者天下之良木材者已成之器也樸者木之未成器者也斲者以斧斤削治之而使之成也樸不斷則梓不材梓之材則不可以有樸而無斲必既斲矣則漆之朱之棟清廟柱明堂千門萬戶之宮成字書樸亦作朴讀孔子所定書則梓之為材不貴樸而貴斲明矣老子之言道德反是曰見素抱朴曰復歸於朴朴散為器曰道無常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曰化而復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曰我無欲而民自樸其字四為樸三為朴其義則一也蓋老子七言及此皆取譬於未斲之木木不

斲則器焉得成此無他孔子用世者也故欲削治之人材而成其器皆可以有用老子欲避世者也故欲天下之人材不必削治而泯其器悉歸於無用由今觀之學孔子者斲章甫縫掖可以脩身可以治人學老子者樸星翁羽衣可以養身不可以及人三山趙君良器近浙西廉使參政徐公炎子方為改字曰朴翁愚欲其如梓材之樸加之以斲而成其器以有用不可捨孔子趨老氏而有朴無斲器是器於無用也猶之玉焉其在石也亦名曰璞不琢不雕雖下和之玉誰其識之必也玉人加剖鑿淬磨之功而後君子比德學以知道六瑞三采遂成大器君其於此忍袖



斷泥之手乎哉

俞伯初復菴詩并說

婺源汪口俞君肇伯初來杭告歸見示新詩十二首不學  
晚唐可喜年始三十七學進未艾又求所謂復菴說俾為  
韻語益知其篤意於學尤可喜余丁卯年踰不惑除學官  
遭煩言始歸而讀易今三十五載矣試為君誦所聞可乎  
九月下五陰食上一陽為剝十一月一陽來反於五陰之  
下為復本謂天道而聖人皆以人事明之初九不遠復无  
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繫辭又斷之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予

謂猶人行路出門當東誤西數步而返與數十里而返異  
矣贊曰陽剛一爻上剝下反居卦之初其復不遠凡占得  
之有過當知知而速改無或緩而過孰能免速復為急無  
至於悔斯為元吉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孔子以復之初為顏子之仁而以二下從乎初之仁有仁  
人左下位而上能屈已尚賢禹拜善言周公吐握是也贊  
曰初不遠復是為仁人二無五應下比其隣善復如此於  
皇休哉屏去陰邪吉祥大來人有當親勿嫌其卑我思仁  
人屈已下之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以頻為屢橫渠以為輦蹙漢上以為水涯朱文公從



伊川贊曰頻失頻復至再至三來之來之幾何弗殆震極不中陰躁而動斯人之心乍操乍縱幸而復也猶勝於迷以其終復亦免類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易千變萬化每卦二五為中中孚卦四陽夾二陰三四為中復卦上五陰六四一爻為中虞翻鄭无漢上並如此說孔子謂以從道也而不言吉凶朱文公謂獨與初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伊川謂柔弱終不克濟恐非贊曰陽上五陰此獨處中下應初陽惟道是從凶耶吉耶聖胡不言於道當復功非所論從道反善無凶之理凡占得之當復而已六五數復无悔象曰數復无悔中

以自考也敦篤厚坤體也無助無援終以自成可无悔而已橫渠謂當剛興柔危之世南軒謂柔而遠於陽贊曰復莫如初二比四應下仁從道各反其正五德尊位處坤之中篤厚自將亦成復功柔遠於剛僅可无悔劣於二四聖以垂戒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予謂迷復反君道舉其大者言之人君治國之道無他復善而已凡人皆然朱文公謂此是極不好底爻十年五年三年七月八月三月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贊曰君長之道莫大於復迷復不知有如上六天灾人禍師敗君凶無一而



可事極途窮十年弗征舉教之極一敗塗地符堅王邑三  
陳九卦又曰復德之本也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此三  
句小而辨於物尤為精與學者於六爻三陳之句及全卦  
象辭熟玩復理臨事應物於此心方動之初喜怒哀樂欲  
發未發之際必辨之貴乎早辨毋遂非毋貳過則以亞聖  
配享大成至不難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宜相與勉之

皇甫師曾元魯字說

學力有餘天資不足參也魯於一貫之旨無所疑而諾學  
力不足天資有餘賜也達於一貫之旨有所待而覺此皇  
甫之命名所以不敢師端木而師曾也字曰元魯家本南

京從濮寓抗授徒為業事親至孝年二十二俾娶源趙山  
長然明求字說忠為一恕為貫宜已知之雖然魯可師也  
魯者氣質之性不可師也師曾宜如何論孟諸經所載曾  
子言行及漢書藝文志隋志唐志世所傳曾子或二卷或  
十八篇如晁公武讀書志所改者皆有可師近績溪汪漕  
元刊行曾子子思二書予家亦有此本但非漢志的本然  
則參也竟以魯得之又當深味伊川先生之說或問畢竟  
如何謂之魯曰惟其魯所以能三省惟其三省所以能一  
唯曰謀忠曰交信曰傳習天資有餘者不屑於此學者宜  
知學力之所以然哉



天竺僧道成性存字說

天地之性人為貴何以貴性善也而或曰有性不善何也有天地之性不能無氣質之性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千古氣性不分至二先生一旦而決伏羲六奇畫乾六耦畫坤天地之性具茲二卦堯舜禹執中之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氣質之性也道心天地之性也有心之名而未有性之名商湯曰若有恒性為第一性字之始伊尹曰習與性成爲第二周召康公曰俾爾彌爾性為第三至孔子言性始大備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周易各正性命是也至子思言性又大備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也至孟子而後言性愈益大備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七篇皆是也告子不識性公都子不識性楊朱墨翟不識性荀卿不識性楊雄不識性指氣質董仲舒性者生之質涉乎氣退之五常是矣而三品之分涉乎氣佛曰作用是性在乎執捉在乎運奔第言其形之運未判是非涉乎氣天紹絕學周二程張邵言性始精而陳了翁胡康侯胡五峯郭白雲諸人又小差朱文公張宣公繼作其言性一毫無遺憾矣勉齋黃氏釋之詳矣所以荅李貫之李公晦者至矣性即理也理即道也子曰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本然之性又皆得之成性也存存者存之而不已也彼朝存之而暮亡之暮存之而朝亡之非存存之謂也杭上天竺僧道成字性存請以是葛藤為說

潘友文渙字說

武夷潘君早中童子科今年已成人回同年乙科進士陳此竹天應建寧鄉前輩引之來見其名易風行水上之卦也其字曰友文就求字說此竹年七十二不為其說而遜令七十八之方回為之鄉飲酒禮先長者不敢辭文者何文也堯聰明文思舜濬哲文明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此皆聖人之文未易及也要之文

經天緯地包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於其中君取風行水上渙然成文之義則自老泉蘇公之說始老泉之說不過指後世文士之文取其自然者而言君於斯不敢自以為渙然成文而謙其辭曰友文則又卑以自牧之意天下之善士皆當以文來納交於君矣回甚敬之甚慕之亦豈可不少勗之人生十年曰幼學中童子科賴資質之力也二十曰弱冠君今年二十一則不可無學問之力回嘗以易卦數之蒙為第四卦謙為第十五卦童蒙之求君策勳矣蒙至謙十一卦君之齒自蒙至謙亦十一年宜知艮下坤上所以然之故而屈己以友四海之文六爻皆吉謙亨有終



不可一毫自矜大也。曰：胃獻此文，則亦足以為君之友矣。夫  
柴性初道存說

易繫有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前太學上舍三衢靜德柴氏  
一桂名其次子曰：性初字道存，文公釋之曰：窮理則知崇  
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又曰：成性本成之  
性也。曰：謂窮理循理四字極精，性初者賢愚同一初也。靜  
德之祖潛心先生清江使君乃龜山先生高弟，逸平先生  
徐公誠叟存之門人，與羅仲素諸公交。柴氏世守龜山之  
學，與紫陽同一源流。人而欲完其性之初，捨窮理循理何

以哉

### 四子名字說

長存心字中全心之全體能存則能全矣

今年三十一次

正心字中立此大學正心之正非孟子勿正之正兩字異  
義正也者敬以直內而已能正則能立矣

今年二十九次

高心字中尚范文正公謂嚴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又  
曰：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生  
於嚴陵，故取此義以為百六知縣先兄後出繼已十年。今  
年十六次。明心字中虛易離明也，離中虛心體也。今年十一

郝氏三子樞機權名字說



昭穆定世繫史法也名字取義理師法也故知鄆州兼管  
內安撫使郝翁諱鎮命子名從水傍金生水也第三子名  
彥澤字潤甫名其三子曰樞曰機曰權從木傍水生木也  
此所謂昭穆定世繫也樞戶壯也機弩牙也權秤錘也皆  
器物也一器有一義一物有一理植中樞周無隅北辰為  
天之樞一日一夜天運周而不爽人心亦有是樞不止於  
戶也樞之字可曰子周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机凡可以  
發動而利於用者皆謂之機不密則害成人心亦有是機  
不止於弩也機之字可曰子密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  
註易者謂反經而合乎道又以稱為稱揚而作乎敬皆非  
也合道則不反經稱乃古之稱字合從去敬惟朱文公以  
為既能稱量又能隱伏不露形迹則得巽順之道可以行  
權人心亦莫不有是權也又何止於稱哉權之字可曰子  
巽此三者所謂名字取義理也史法一史官可為師法非  
知道之士不能為樞以運大事機以發大事權以平大事  
未有不敬謹而後可者也故曰周曰密曰巽皆古先師之  
言云耳尚敬謹之哉

石氏四子名字說

天下之物寶莫貴於玉而玉之所出皆生於石空青丹砂  
雲母水晶琉璃黃鐘乳金銀銅鐵錫鉛汞皆石產而玉為冠



祀天地日月用之祀宗廟山川用之朝覲會同聘問用之  
人見其為成器之玉而不思夫孕精育粹非石無以為玉  
之胎也石姓始於左傳石碯前行者即中石公國瑞有四  
子當冠命方回名而字之輒取石中生玉之義次序其說  
玉之為物貴矣尤莫貴於手之所執古圭字今從珪周禮  
天子搢大圭執鎮圭公執桓圭長子小名引源欲名曰石  
珪字桓玉執此圭者王之上公桓桓謂琢其玉以雙植為文  
宮室兩柱之象前朝有相王禹玉亦名珪相人可為也禮  
記笏天子以球玉注美玉也又曰天子搢珽注笏也次子  
元源欲名曰石球字廷玉玉珽用球玉其字從玉傍廷異

日得近人主猶玉笏歟周禮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王使之  
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蓋琬圭之  
首圓其象仁第三子慶源欲名曰石琬字德玉為諸侯受  
德賞何不可者禮琰圭以易行以除慝亦王使之瑞節炎  
圭者判圭頭之規而方之其象義諸侯有不義者王命使  
持炎圭之節執之今之風憲將帥近之第四子善源欲名  
曰石炎字方玉浙西道廉訪徐公炎字子方是也征伐擊  
搏以是期之雖然生玉者石也玉之成器則有待於玉工  
碾之以機鐵礪之以水沙非一朝一夕而後登縑籍故曰  
人不學不知道四子妙年進學予欲玉沙于成允經傳玉



字皆實惟此一玉字虛而有味故引之

三孫名字說

我先祖朝議三府君生先君兄弟五人先君經幹通判居長皆從玉傍命名先君登嘉定甲戌上舍第實始大方氏之門不肖孤歸自廣東封州用先君所命小名不敢改革竊世科亦生子五人皆從心上命名今長子存心有子曰守孫次子正心有子曰燕孫第三子高心以為先叔父貢元九府君位先堂兄知縣百六府君後歲丁酉七月四日舉男來求名予年七十一見第三孫亦一幸也使乃命名從玉下為名心傍為字物莫貴於玉自玉其身可也人莫

靈於心心無愧於中可也守孫名曰玉韞字惟深燕孫名曰玉成字惟溫新生第三孫名曰玉振字惟清幼則且呼玉孫長而後用雙名及字祖父之業勿替引之

贈邵山甫學說

學所以盡夫固有之性也盡性在窮理窮理在致知致知之要莫切於讀書天下之書多矣今之所存九經及左公穀儀禮元讀注次讀疏帝王聖賢體用具備此乃學者之律令格式近世諸儒解說即又所以申述律令格式之意者也參伍以考之左右以覈之至於旁通昭合而後無疑其有疑者幸而復得周張二程邵康節謝上蔡楊龜山胡



文定公父子朱文公張南軒呂東萊以發明於其後學者  
壹是以此為主而用以是非取舍乎子史集之所云則宵  
中先有一定之權衡而設聞淺見邪說異端不足為吾惑  
矣是故經約也注疏博也若子若史若集亦窮自夜之力  
讀而攬其大綱博也其主則在乎經之大者與夫諸大老  
先儒之已斷而不可易者約也類書韻書裨官書博之助  
也學之入門則近思錄與真西山讀書甲記約之又約者  
也約而博博而約日進不已若見菁華發露光怪則文與  
詩皆是也古人以為能言之類蓋言而至於能則異於不  
能耳古之經皆文也皆詩也後世下筆未易及經則分為

兩途文自先秦西漢而後始有韓昌黎次則柳子厚又其  
後有歐曾蘇詩自離騷降為蘇李而建安四子晉宋間至  
唐叅以律體其極致莫如杜少陵若陳子昂李太白韋柳  
皆其尤宋則歐梅黃陳過江則呂居仁陳去非至乾淳猶  
有數人人之學者必也所得既飽而後於此用力取其文  
若詩傲之初如書字摹臨古帖至其熟則不必摹臨而似  
之矣若如近日江湖言古文正於水心言律詩止於四靈  
許渾又其實姑以藉口藉手未嘗深造其域者識者所甚  
不取也蓋何特此言典故止於杜佑通典言治亂正於資  
治通鑑言性理止於四書語錄然亦未必淹貫通洽也其



於經者注疏無不茫然若望洋則世之為士而言學者豈  
非欺父兄誑朋友且自欺自誑其身世自喪其固有之性  
而至於泯無所聞也哉又有一說學所以必本於經者蓋  
以佛老之說亂天下之能言者久矣濂洛之緒既明楊墨  
之波已涸能言之士惟昌黎韓子歐陽子南豐曾子之學  
一出於經餘不無瓌異之資魁傑之彥迷竺黨聃沒溺鬼  
道混深衣田衣羽衣而為一亦宜引而避之然則其惟朱  
文公所學為不可及乎孟子而後惟茲一人而其餘事文  
與詩九翰墨一句一字無不造深詣極今之學者捨是不  
以為準而馳卑駑近不亦徒勞矣乎嚴陵邵君崧山甫延  
祖精通禮易擢第通籍至會稽寧不食其德詔後之人察  
山甫氣貌當遠大小予二十許歲故書予平生所學本末  
以贈之其亦以轉語夫郡之可與語者焉

故家名閥說贈滕賓日

孟子喜言故家晉裂為南北世尚王謝崔盧名閥而近人  
忽之予戊子春夏間偶至吾州之婺源故帥參告阮溪齋  
滕先生之孫岵字賓日來訪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可不  
記溪齋字德粹暨弟字德章皆入學登第並朱文公門人  
其父行有愷登第信州司戶曰溪堂其姪行有武子入學  
登第不及祿曰萬菊天下所共知溪齋事迹有墓誌所不



書者蓋凡兩薦於鄉皆書魁皆第四人其禮部試破句則予一人以懌滿場皆曰慰人君欲為之心是時壽皇無恙慰人君三字考官病之最後得溪齋卷獨曰遂人君欲為之心乃為經魁初衆議擢為都魁知舉其人欲自位置前一人故屈為此聞所未聞也溪齋年八十寶慶三年丁亥自福建帥幙告老以紹定元年戊子卒西山真先生景元為墓誌鶴山魏先生華父篆額焉蒙齋袁先生廣微書令獲觀蒙齋親筆比率更書微有鋒芒劉後村潛夫送溪齋歸老詩二首親筆甚精妙年所作其後一首有云他山開藥竈某水榜魚船者刊本刪之載石屏式之親筆晦翁亭

詩有云故鄉風俗應如舊前輩風流尚可傳字獨肥語亦平正賓日謂石屏一短小老子今江湖間亦罕有此詩人賓日之先大父乃溪齋之第三子曰切齋仕至饒之傍縣宰名與予祖名同湯東澗伯紀記文親筆亦可觀今斯人亦不可作矣此見所未見者也予三十年識溪齋第四子賓日之叔父堂長鈞今老矣獲識溪齋長子之孫瓊第二子之子岵又獲識賓日韻骨清聳詩律妥穩議論學問文獻典刑可仰也昨於談次俾予為賓日字說旅寓殊未暇究思故書其所謂間所未聞見所未見者歸之以見夫故家名閥之不可忽如此亦以表予之意所以景慕欽羨乎



先正大老之門者不敢自同乎流俗而莫之別也

俞好問字說

雪之取村俞君名裕字好問以好問則裕對自用則小而  
言書仲虺之誥云爾裕德有餘也小德不足也一事一物  
一義一理有所不知不求於師不取於友而自以為能自  
以為智繆妄訛舛為害甚大豈止於小德不足而已哉信  
矣乎好問之勝於不問也好問者不一問也子入大廟每  
事問孔文子不耻下問易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問  
甚多則所得愈富所得既富則所以畜其德者充斥盈溢  
問之有益於人也如此故曰裕然問也者求所以知所不

知也既知之後法當若何曰行書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譬之路未知何者豈可不問於人問而知之豈可不行問燕  
路而知燕路當北行而至於燕問粵路而知粵路當南行  
而至於粵問而不行如不問也行而不至如不行也孔門  
弟子無不好問惟顏子鑽堅仰高行之而至宰予之寢則  
知而不行冉求之畫則行而不至此顏子所以首德行之  
科也近世大儒教人必曰知行雙進俞若勉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

李師善復初字說

近世大儒釋論語第一章之第一字曰學之為言效也人



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今參知政事張公可與之婚李君名師善字復初其所以名書所謂主善為師是也其所以字朱文公所釋三十五字是也可以為師人效於我不可無師我效乎人所謂學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篇學有效音字亦作效韻書效訓為象數訓為教為彼之師之謂教彼以我為師之謂象故曰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此李君命名之義也必師乎人之善則足以明乎天理之善而去人欲之不善吾之本性復矣曰復初者復乎

天命之性也天降衷而人秉彝其初豈有絲毫之不善哉此李君命字之義也覺有先後師善為難性無不善復初為難抑易有復卦初九不遠復聖人以脩身許顏子之仁六二休復吉聖人以其下從於初爻之仁而取之此之所謂復於初與李君之復其初不同然初為仁而仁下之則師善之意未嘗不同此又別一說也曰為序之

三山林君名字齋說

吾友三山林君名德載字敬輿易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之所以名也坤六二文言曰敬以直內說卦曰坤為大輿君之所以字也至厚而載萬物者莫如地而



若予不過一眇然之身以其德之厚配夫地之厚地有形而德無形地之所載有物之可見也德之所載不知其何物也曰君子出而負荷天下之重任國家朝廷宗廟社稷民庶生靈九垓八紘五岳四瀆常危而不安此其所載之物也而其所以載之者曰德不徒曰德而又曰厚德然要其德無可量度方寸之中一敬而已矣有形之載地為輿無形之載德為輿地之載不能載地外之物君子之輿載天地一敬而已矣伊洛言敬曰主一曰無適聖人之極功也予將從其門徑之易入者求之坤第三畫陰變為陽艮下坤上謂之地中有山謙地大於山山小於地而山高於

地地卑於山以大下小謙之義也伯益曰謙受益此善言伏羲先天之易也孔子言益謙流謙福謙好謙而又贊六爻無不吉此善言文王周公後天之易也其義蓋取地大於山而能下於山君子體之為遜為讓為不伐為不矜為不自滿假而名曰謙不過一敬而已矣載物以德德以敬敬自謙入愈謙愈益愈積愈厚故子又以謙益名君之齊回別為之記矣世之人以謙為可忽謙者少而盈者多故自滿之士雖載小物不勝任居涵純毓粹蹈中履和由謙入敬由敬進德異時以其身為天下國家之輿豈易量哉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四十三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四

孚舟亭記

亭以舟名亭之肖乎舟者也舟以孚名易兌下巽上之卦曰中孚也兌為澤凡天下之水皆是也巽為風為木水上風行而水浮焉乘舟之象也以一體觀二五剛得中而實以全體觀三四柔居中而虛卦之六畫亦舟之象也然則何以謂之中孚孚者信也誠也中孚者由中之誠信也巽居上以誠信順乎下兌居下以誠信說乎上相孚之義也

紫

陽

方

回

萬里



易有畫則有象有理則有義象則舟而義則孚也孚之爲  
字上從爪下從子兼有象羽禽以足轉所外而燠之如巽  
兌之相孚時至而啐殼出雛誠信之至也是卦也中虛者  
誠信之本也中實者誠信之質也莊子言虛舟而謂無心  
老子言車器宮室而謂當其無之之處爲有用之處波蓋  
不知虛實相維之道於吾儒之易未始有聞也非實則何  
以爲外輔非虛則何以爲內容兌以上之一畫巽以下之  
一畫合而成虛爲舟之腹心巽以上之二畫兌以下之一畫  
對而成實爲  
舟之首尾上不以誠信順乎下則何以格下下不以誠信  
說乎上則何以從上象也巽順兌說而被此感應風動澤

受而内外交際義也或問予之作是亭也將以玩春華延  
秋魄耳而揆夫易之孚舟以爲名不已迺乎雖然予嘗爲

區區之衣食謀南浮沅湘北泛濟泗大河長江洞庭彭蠡  
粵之海蜀之峽吳之震澤胥潮無不至爲當其急黑飈雪  
浪桅什拖傾輿垂涎摩牙之蛟龍爭一絲之命蓋濱死者  
屢矣而每幸免是必猶有誠信一念可質鬼神故未嘗無  
險難而卒無患未嘗無困乏而終無憂自今以往坐卧於  
孚舟之亭念念思之上法巽順下參兌說人以誠信感乎  
己己必以誠信應乎人已以誠信感乎人人亦當以誠信  
應乎己此觀象玩辭之事不敢不勉若夫揲著設筮而成



小過之卦六爻皆變者則當以此卦驗諸身而玩其占焉  
世有知易君子當以子言為然

建德府兜率寺興復記

佛法入中國以來僧吾齊民寺吾勝壞日以益夥吾未易  
數計然其法不過析而為三有禪僧有律僧有講僧故其  
寺亦三曰禪寺曰律寺曰教寺古兜率寺建於唐中宗時  
後為蒲鞋陳尊宿所居亦禪也而其徒或榜曰圍寺問之  
則曰圍者聚也敬天下之所同敬尊天下之所同尊自斗  
食以上官若吏聚於斯未仕而為士已耄而為父老聚於  
斯與夫奔走百執事工伎倡優及凡祝髮者皆期而聚

於斯蓋吾儒之說古聖人祿位名壽一本於德而佛者之  
說則謂佛之願力甚大人之精神無所不通隆棟邃宇蓮  
其座奉三大像如君辟之殿墀之下班列行分如郡下之  
會朝於焉虔祈若傳是可以降休墮祉遂臣子葵藿之願  
當其效華封人之祝而舉嵩岳之呼豈不鞠躬跣息舞  
蹈足扣額稽首以請振揚梵唄鳴擊器用焚膏爇燭熏然  
馨香恪儼震肅日就天臨也是意也潦水澗毛尚可以羞  
神明徵福祥而况於報上之誠心乎良以正覺大慈天下  
之所同敬然據九五臣億兆天下之所同尊夫既敬所敬  
尊所尊而團其人則當極夫敬之尊之之事而重其地某



昔至郡則所謂團寺者弊甚更一周星愈益圯剝改改吾  
州尚書羅公汝楫舊記僅存夫殿像與二力士奮拳并立  
於閭外而已餘悉草棘一旦有慧燈者及吾門則呼曰寺  
且復矣曰何以復曰非燈能復之也復之者僧錄法濟也  
其所以能復之何一曰歸侵疆寺左右故地廣袤民奪為  
室廬今案藉如故藝桑麻粟芋蔬果可貨食屋其上猶有  
餘二曰集群力郡僧三千人醴泉五百得百五十萬為倡  
檀施始源源而來三曰殖崇產歲租入舊無幾額之摠統  
釋教所新益田為畝若干嗚呼正己往成見在慮將來敬  
敬尊尊備矣後之人忍墜之乎抑物莫不有教此寺紹興

甲子羅公為郡更五年己巳而後守蘇易簡興復之至元  
辛巳回去郡又五年丙戌而僧錄法濟興復之前後兩記  
皆歛人之嘗為守者歲月亦稍相似則又豈偶然也哉僧  
錄法濟張姓開封人佐之者僧判智顛羅姓江西人致力  
請田者前上饒教官徐君師顏舉慧燈者如川皆郡人楹  
礎若干數游者可觀此不書

琴書堂記

琴書堂者新安郡雲岫居士劉公伯証燕休之所也娶予  
先君之第三姊勤勞起家眉壽偕老然其居三燎于火溥  
祐元年辛丑大火琴書堂再造甚偉殖貨益饒有雙竹之



祥予先叔父元圭和句特警拔居士大喜親書揭之景定  
元年庚申大火起于鄰堂自是不如前至咸淳六年庚午  
又大火則堂不能復矣居士長子文蔚先姑所出次庶子  
曰子申姑命為長子後當火之三子申年甫十五孤苦艱  
危不絕如髮歷十餘年始克自立琴一張書千餘卷屋數  
楹始復乃祖之舊與兄秉懿先嘗析居仍合為一孝友愉  
怡謹脩待定琴書堂復成室字園疇盡還舊觀居士暨先  
姑積德好善報在子孫天理之不可泯如此郡守康公天  
錫為書其額屬予為記予謂古之琴有歌有弦今之琴弦  
則是矣而歌弗傳古之書且讀且編今之書以刻以摹動

千萬篇今琴視古為太簡故操琴甚易聽琴者莫辨然今  
書視古為太多故著書甚易而業書者或莫之專於斯三  
者而得其意則琴固在微軸之外而書亦不在紙軸之間  
玄之又玄盡求之天子子孫孫勿替其延是為記

澗南耕舍記

畢昴之分大梁之次古常山郡有澗水焉澗水之南風氣  
清淑土宇寬曠潯沱在其東井陘在其西上黨在其南燕  
代在其北昔人百戰必爭之場而今也于橐射息有耕無  
戰真定趙侯卜築於斯魏曰澗南耕舍介南徐韓炳求紫  
陽方回記之回謂三代之民四士農二賈耕者一而食之



者三猶患不給後世之民七曰僧曰道曰軍皆不耕耕者一而食之者六故不給尤甚豈侯欲矯是弊也而將以射耕爲事乎古之士蓋亦耕矣伊箕沮溺皆是也然不爲老農仲尼垂訓並耕而食孟子闢之况夫班品亨崇勲闕殊異民庸昌大治最流聞有如侯者而可以一旦解簪紱親耒耜歸馬廐閑騎牛阡陌吾未之信也日是不然士大夫患無此志有此志追廣受於東海從羊裘於嚴陵是不難耳陶元亮彭澤棄官耕於下溪其自賦嘗謂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劉凝之求田納祿耕於康廬題其像者謂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豈可謂今世無其人哉易用九戒

剛而上九剛之過者也易乾上九為三十二上九之首故於此設亢悔之教以爲例他卦上九惟艮居外體者八而皆吉以其止也履之其旋元吉以應柔也大有之吉無不利以乘柔也訟之三禱以至未濟之濡首以過剛失之者十有二卦而晉與益抑又甚焉求晉而不已則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求益而不已則莫益之或擊之近世貴極人臣者眷未嘗不隆於上威未嘗不震於下而不測出於意外豈非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耶士大夫而知此則幾於道矣侯之耕舍可以歸歟不必霑泥塗潦而後謂之耕也涼風至而稼穡茂夕日下而牛羊歸予未得游於潁南故



缺其賦詠而姑為是記云侯名瑗固知高郵路總管府事  
弟名猷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故相門皆名卿

建德府南山寺旃檀林記

佛氏善效其說與儒者或不能不同而其徒與士大夫風  
俗亦未始大相異易之理難明也乃以龍喻乾以馬喻坤  
於一物取一象而易可推聖人之德難言也故孔子以天  
喻堯子貢孟子以日月宮墻泰山河海麒麟鳳凰喻孔子  
而聖人可知彙行之書非六經語孟比也於其種嗣根器  
之偉者以龍喻以象喻以師子喻以苾芻摩尼喻以蒼菴  
優鉢曇花喻其聚僧之所曰選佛其為之侍者而處於將

僧未僧之間則曰選僧而又侈其勝曰旃檀林亦猶國家  
用人用將相大臣於已官者未官者也於士乎取士登一  
名謂之擢桂故取士之地世謂桂林釋氏之法異於儒而  
其取人之說合乎吾儒之說者如此古睦南山禪寺自無  
竭禪師如川王之陶虛鑄空新其聚僧之所簷宇靚崇窳  
鉢昌庶予為文以記猶懼其離於有相也既予歸紫陽山  
下龍集癸未再以書求記所謂旃檀林者按圖放礎為數  
六十露庭風牖篁砌栢廂凡將僧未僧之衆與夫亞於座  
席而各執佛之事者飢饘垢浣炎浴涼爐織舉悉備且不  
惟是大室舒嘯有寄傲之穹閣為棟三給薪買鄰山為頃



半捍水作石提為大百浚塘溉新粳闢園蒔豆麥庄農佃  
叟戶加室增實首捐私泉十二萬而後檀者踵至或謂斯  
皆有相之所為而出於好名者之所不能自禦然予嘗謂  
近世士大夫貪惡廉進惡退緘默惡直諫阿黨惡至公則  
詆曰是皆好名世道以是潦倒泥腐今釋氏之法盛行而  
乘以射利者無所能亦無所畏視事如監司守令馬前後  
呵殿有騶從案牘有胥吏笞撻有卒徒兇酗餐淫不啻跽  
蹠顧視吾川獨勇於為善則箱制之以為好名亦近世不  
肖士大夫妬貪之術耳嗚呼均是人也能言之類一也則  
其說釋與儒烏得而獨異雖曰均是人也上智下愚殊越

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不侔品也則釋之徒與士大夫風  
俗烏得而不同然則說與儒者合吾見一川矣曾不能變  
其徒之風俗將有如近世士大夫之弊則子未見百川也  
是旃檀林中必有讀吾文而興感於斯

善應庵記

予所居縣曰歙渡紫陽山下溪西南五十里曰航口其地  
隱僻其人古直孫居士後與家焉其近鄉有為尉於信之  
貴溪者曰吳君雷孫其子曰謹於杭袖書過予言孫居士  
尋與書皆來書曰居士幼甚貧事母黃氏孝母歿誓終身  
廬墓積儉累勤買田十畝築室十間田以供菜盛屋以祝



其先時延道友飯之繪世所謂觀世音者奉之太人尉貴  
溪之曰為請於三十六代天師張真人宗演書善應庵三  
字扁之僻隱之地輪蹄隔絕古直之人巾屨追隨竹樹茂  
密溪山奇勝請予記予謝曰耕疇居宇如是其眇也而可  
記古有廟祭無墓祭骨肉斃於有陰為野土之死而致生  
之不智也故不祭於墓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焘蒿悽愴  
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也故祭於廟其祭也薦血腥之禮燔  
燎糴節以求諸天報氣也饋食之禮黍稷肺心醴酒以求  
諸地報魄也反始用情謂之二禮故有陽厭有陰厭於廟  
不於墓而孝子之心盡矣且祭必用尸周之東而廢尸而

用主今之禮無一而古重墓祭而輕廟祭卜尸迎尸惜莫  
之曉以紙若木書其先之稱謂近於主稍飾則畫素肖形  
曰影堂又過是則凡鬼神無不刻梓冶金為像而其事侈  
矣子貢廬孔子墓三年而去後世有以終身廬先墓廢廟  
不祀為孝者皆非古也居士即墓為庵若混乎廟墓之祭  
為一為善而應理所必然事葱嶺之神而庵之命名書額  
乃出於陽平都功之教又似乎混佛老而為一者也若之  
何為記曰不然墓祭漢以來尚矣墓有庵以歲時烝嘗猶  
不失古意今之祭然香明燭煖幣非報氣乎酌酒瘞牲非  
報魄乎祭不以血食而以菜茹則佛老之說俗不可鑄然



易曰隨時兵興已來百項千楹之家頃刻羽化惟佛老之徒得全桀者託於佛老而忘庸者依於佛老而苟中人藏其身於佛老之間亦可以粗安田里而無他虞居士好善於世無求方之奔競官路走趨公門顧財賄而不知止陷刑辟而不知悔者固有間矣他豈無稱儒生而叛孔氏者惟口惟腹蝸戰蠅營視居士亦或愧焉且居士知方使君之名求文以壽斯庵此一節亦不可不書也是為記

肅齋記

昔河南程氏繼孔孟絕學教學者求道入德曰敬既為之訓曰主一之謂敬又為之訓曰無適之謂一學者能至於

主一而無適乃敬之極功初學之士或難之至紫陽朱氏集註論語第一篇之第五章本程氏說亦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至為敬齋箴而後有曰不貳以二不參以三則主一無適之義始明大抵心在乎此則不可又適乎彼方主乎此事則不可又雜乎他事此其義雖甚易知而未易行也全此敬於成熟之餘者固必能主一而無適持此敬於操存之初者如之何適欲主一而無適哉朱氏晚節別為之訓曰敬之為義惟畏字足以盡之蓋有取於大公之冊書敬勝怠者吉子思之中庸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怠則不畏不戒慎則不畏不恐懼則不畏人於天



地之間罔有所畏則蕩然自肆人欲恣而天理滅矣是故  
惟畏可以訓敬而初學者易以入門雖然猶未也朱氏之  
高弟曰勉齋黃氏又以肅訓敬引洪範之肅以明之謂肅  
亦畏字之意敬自內出則貌恭恭既外形則心愈肅故曰  
恭作肅而記禮者亦曰心肅則貌敬以畏狀敬而又以肅  
狀畏初學者所以防閑束縛之方不在茲乎今夫震擊雷  
霆談說神鬼聞者莫不肅然何也肅即畏也畏即敬也皆  
人心之本體而因事以發見者也常人於此僅有斯須之  
肅斯須之畏斯須之敬君子則不然常如是肅常如是畏  
常如是敬靜則暗室屋漏儼然若思動則出門使民如臨

賓祭善學者由肅入畏由畏入敬貫程氏朱氏黃氏三言  
而一之於求道入德亦可以弗畔矣夫真定石君郁文鄉  
好學妙年從師以肅名其讀書之齋近俾予為記以析其  
義而予哀是說以復焉然則肅而畏畏而敬所以涵養其  
心而徒敬無事則流為異端故先儒教人尤貴於致知求  
之於方冊而古人與俱如易之畜德求之於朋友而今人  
與迪如易之究習則幾矣君年甫四十三嘗為湖北宣慰  
司上幕尹鹽官富陽二大邑皆有聲今將尹武岡以是肅  
為政其不有知時兩化之者乎



心一而已而有人心道心之分有未發既發之分有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之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分心豈若  
是其多端乎心統性情性靜情動聖人教人以養心之法  
制其動之不善以全其靜之善不得分別言之也昔者  
孟子與公孫且論不動心之道十有四問十有四答其七  
問而七答也有集義養氣之說雖養氣也實養心也心得  
其養則其氣浩然心失其養則其氣餒故曰志氣之帥也  
何謂心得其養孟子之十有四言盡之矣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此一有勿此三勿則集義而義集  
矣養心在是而養氣亦在是矣西京趙氏河南程氏以心

字屬下句臨川陸氏以心字屬上句新安朱氏以為屬上  
屬下皆通必有事焉之事如有事顯更如昭事上帝如請  
事斯語如從事於斯必有云為必有汪措一舉一動無非  
義者此集義之綱也然是心也苟或毫髮覬望有所為而  
為之則不為義故設為勿正心之戒傳曰師出不正及戰  
不正勝孟子曰忠信不二非以正行也蓋懸標預期邀譽  
計功之謂此心既除然又恐其流於怠惰苟且荒唐繆悠  
而莫之救故又設為勿忘之戒忘也者不耘苗者也人之  
一心扶左而右危起東而西外勿忘可也過於勿忘而無  
以禦之或至於矯枉詐偽詭遇行險故又設為勿助長



之戒助長也者握苗者也一勿利心也二勿放心也三勿戕賊之心也一勿不戒莊子鴉炙時夜之謂也二勿不戒釋氏槁木死灰之謂也三勿不戒截鷄續鳧割肉啗口愛子而衣裘裳延年而餌金石無益有害甚矣學者之於此心能體認孟子一有三勿之訓三綱正三日舉義為心主心為義主不淫不移不屈豈不所謂大丈夫者哉膠西王君瑄德王官學江左講明心學有志有氣東嘉孔君文杓端卿以王勿名其齋屬予記之予敬誦所聞抑予謂味七問七答之養氣又當味八問八答之知言養氣者乾之剛知言者離之明剛孰有如天者乎明孰有如日者乎剛不挫

於人明不惑於人儒者之能事畢矣

### 萬山軒記

干世者患出山之太早又一出而不復入也避世者患入山之不深又一入而不復出也入而不出古有之今未之見也出而不入則於今多見之然則勇於避世者雖未敢盡以為賢急於干世者其賢否可知已士大夫非無用世之心出處有時進退有當外觀內省而自謀之謝安石之在東山晉室安危繫為一出而內難平外患弭然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海道一舟竟違雅志後世當途之士雖負大聲名未至如謝公之於國家決不可無則莫若常以



丘壑泉石之念寘諸胸中可仕即仕可隱即隱高唐陳侯  
忠正之才高而氣剛春秋五十有九官甫至郡貳嘗眉仕  
吾州愛其山而樂之以萬山名其軒所至揭焉侯之說以  
爲入山不復出過於矯 出山不復入過於奔競皆吾所  
不爲也時止時行山不在目而常在其心所謂每飯未嘗  
不在鉅鹿下也是心也孟晉迷復之失可以免矣若夫萬  
山云者非謂故一十百千以至於萬也猶之萬人萬事萬  
物舉成數而言耳噫侯之宦游萬山之間去之久而不能  
忘愚家居萬山之間非不欲老焉而未即歸其不有愧於  
侯之高風也是爲記

豐山亭記

古歙大州也婺源大縣也汪氏大姓也迴嶺之下有豐山  
焉豐之爲言大也州大縣大姓大山大宜必有大丈夫藏  
脩其間而友人汪君茂春令以文記其豐山之亭君之說  
白媿歐暨蘇非建紹大詞臣乎吾家浮溪老大文章也嗣  
濂紹洛非乾淳大儒宗乎吾鄉晦庵翁大學問也吾非不  
早負大志吾亦欲遠希大賢青衫初筮畢社相鄰黃紙再  
除海壖于役弓刀警邏桴鼓徼巡既重之以簿領之內稽  
又責之以弦歌之撫字既一身之餘幾叢四職以并兼三  
千食客之封君八百家僮之巨室貫耳雕題之會蠻琛島



貴之衝此是而彼非左思而右怨多爭而少讓面譽而背  
疵勞心而勞力畏首而畏尾得情勿喜實繁望廷刷之徒  
知幾其神莫甚見賢郵之耻大丈夫於此不遠復可也而  
可以迷復乎哉東阡西陌吾其田上棟下宇吾其宅栽桃  
種李豈必河陽樵松採菊是亦柴桑蕙蘭無澧浦之悲橘  
柚非汎洲之貨菰蒲芰荷之沼鯉泳龜浮梨柿橡栗之林  
鹿呦猿嘯粵蕉岷芋渭竹庾梅后土洛陽之花神農雷公  
之藥唯力是視具體而微不豐於爵位而豐其甘旨以奉  
親不豐於泉石而豐其饌羞以娛客醜綠醕兮勞農耕野  
剔青燈兮聽子讀書此吾所以因山築亭有取於豐大之

義蓋謂豐於天理則吾之大丈夫者非世俗豐於人欲以  
爲大者也吾觀於易離下震上明動相資所以致豐明而  
不晦動而不靜不可以保豐如日在天懼過乎中吾之仕  
將進而窮乎寧退而通乎同郡方回高其識壯其言神遊  
其亭爲之謠曰識象外之意者可與言易豐之象傳可以  
象測物盛而大皆不可極天地日月與時消息酒飲微醉  
花看半開焉得深於理與之歌觀物之吟於斯亭而和  
之以歸去來乎

有有堂記

天之所以畀於我者豈獨我有之人有之物亦有之豈獨



聖人賢人有之雖愚不肖之小人亦有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專指天所賦而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兼指人與物所得而言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指聖賢之所以異於凡人庶物而言由夫天之所賦人與物之所得者觀之則天所與無不公人與物所受無不同故曰豈獨我有之人有之物亦有之豈獨聖人賢人有之雖愚不肖之小人亦有之如將由夫聖賢之所以異於凡人庶物者觀之則情慾之累為桀紂蹶躄始有而不終有氣質之偏為禽魚草木僅有而不全有若聖與賢氣質清明情欲淨盡於是獨能有大凡人庶物之不終有且不全有者也嗚呼性也道也

固有之有也同有也至于脩以為教而性存道備則豈非保有之有而獨有者也此趙氏有有堂之所以作歟吾嘗患乎世俗之士素所固有失亡漸盡而無遺餘非所當有經營搜括而不知紀極煽門戶之勢縱開田疇之膏腴南金明珠美玉麗錦以肆侈奢法書名畫古器珍鼎以崇玩好戎鑽李核崇闌萍蓬鍾乳三千胡椒八百珠不知皆外物也暫聚者必忽散乍來者必倏去一旦莫之能守則煙銷灰滅甚者骨且朽而名尚臭孰與夫秉彜物則固有此天保而有之黠鬼所不能瞞大盜所不能奪者哉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世俗所謂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吾黨君子所謂有也然則此趙氏有有堂之所以作歟抑又聞亡而為有聖門以為戒有若無曾子以是美顏子趙氏名彌忠學甚博文甚奇而不自眩耀年與予皆將七十而能以謙下人予嘗為作問道亭記今又為記斯堂乾下離上卦曰大有有則有矣良賈深藏有而若無不亦善之善者也若夫有名萬物之母老氏之所謂有有物無形本寂寥釋氏之所謂有近理亂真皆不合於古聖賢之言宜勿論可也

不老堂記

古今人皆不甚相遠好之極樂之至則必有過羨益衰之辭古堯舜以上皆年百餘歲彭鏗年八百餘歲李耳年二百餘歲而後世謂上壽百二十謂七十者希然則詩所謂永錫難老俾爾昌熾俾爾耆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其無乃相與為欺歟曰不然居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下事上卑奉尊以其惻怛忠厚之心形為祝贊願望之語故詩六義有頌焉者此易所謂原始反終精氣滯魂則萬古不易之定理道德經曰物壯則老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其言天地能長久非羽流所謂不死者也莊子非全書列子乃偽書亦皆言死生壽夭未嘗言世有不老不死之



人至列仙傳黃庭經真誥等作始謂人可不老不死五代  
王建據蜀道士王喬者偽撰靈寶度人經以惑世始謂枯  
骨成人髮白面黑齒落復生龍漢開皇之年敷落鬱羅之  
天妄註繆繹謾誣詐設世之愚人以鍾呂為不老不死  
而飛昇者饒之德興董君守成儒者也介其邑人李君重  
魁來亦儒者也求予為不老堂記且調蘇文忠公為董君  
毅夫隲枯陶靖節歸去來為長短句者即其五世祖儒者  
也而以不老名堂則似乎捨儒而從老氏且陶蘇二調曰  
神仙不可期曰神仙知在何處皆有寓形宇內之嘆斯堂  
也無乃遂以神仙為實有而欲學之乎曰非是之謂也昔

朱文公以詩辭胡籍溪劉共父在朝之招有浮雲舒卷萬  
古青山之句胡五峰聞之疑其有體無用為賦青山不老  
出雲雨洗塵埃之句意蓋取諸此耳山體也雲用也分二  
詩味之文公之意主乎處五峰之意勸以出合所謂萬古  
不老四言味之則體定而用殊山有不可變之色士大夫  
雖有可行之時終必有不可移之節此之所謂不老者山  
色不與時而少變也非數息服氣辟穀餌藥養內外丹  
煉陰陽神以求夫延年益壽而不老者也董自號曉峰居  
士無復日五色夢以不老之娛自娛而亦不知老之將至  
取先生君子所云我今忘我兼忘世及一川風雨要人看



者引壺觴自醉而浩歌焉亦足以為一代之豪哉

棟華堂記

易之初畫一陽奇一陰偶為兩儀其再畫也為四象四象之上又畫焉老陽加奇而加偶老陰加偶而加奇少陽加奇而加偶少陰加奇而加奇是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八卦成說者以乾坤為父母兌離震巽坎艮為六子而有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分由是言之盈天地之間父生母育凡圓頂方趾橫目而為人者皆吾之兄弟也而況凡族五服之內所謂兄弟者乎由曾高祖父以及已而至子孫曾仍雲來其沿無窮其初一人之身也猶之卦

六十四出於八八出於四四出於二二出於一萬有不齊之初一而已矣君子知此之所謂一者則可與處兄弟之間矣杭新城之羅氏自襄陽徙由漢及唐末而諫議大夫給事中名隱字昭諫以風節詩章顯聞于時又十世生夢孫夢孫生勝祖勝祖生子二卯成文寶卯成生一子天錫文寶生三子應龍應新應卿今四又生八新城祖業累世不分卯成今年七十有六其家事文寶嘗為別即杭城往來憇息仕為迪功郎兩浙制準乙亥之變歸鎮鄉邑聲蓄儲賑隣里平生尚義嗜善樂施弛通年五十七而卒應龍與予文字交謂家有堂曰棟華請予記其說於壁是詩



也興而兼比或以為文武治內之雅或以為周公作則成  
王時或以為召穆公作則宣王時詩有作有述有頌古詩  
之先後不可必攷鄂不韡韡之義以況兄弟之上覆下承  
則不可不講或謂鄂不字當作萼附大抵以謂花與蒂  
之相附弟必順承其兄兄必蔭覆其弟安樂相輯睦患難  
相扶持不特大而有天下者當然小而有一家者亦莫不  
當然也雖然論其華萼不若論其木根植物之在地也何  
必棠棣根本固則華葉茂唐風有杖之杜曰其葉湑湑其  
葉蓁蓁亦所以興兄弟杜也棠棣也焉有不深培其本  
根而能貴望其流行發見之茂盛者乎予嘗謂人生而皆有

孝弟之心管蔡之失為一時私見所蔽耳今之教子弟者  
不必人人皆為碩儒要當從師取友通古今識道理化氣  
質屏物慾使皆知乎萬物之所由生同乎一氣一家兄弟  
子孫之所以象出乎一人之身則雖或纖微擊觸有乖離  
析異之萌亦自然有所不忍矣噫嘻此豈非務學讀書為  
根本之謂歟同田為富分貝為貧羅氏之後尚世永保之

輔德廟碑

祀天郊祀地社祀祖禰廟天地之神壇而不屋人之神則  
屋之屋之則曰廟所以聚其氣以凝其神也周公明堂以  
文王配上帝天與人皆以廟祀之自此始古天子諸侯大



夫士廟有差三代功臣與食太廟未有特以一夫而立廟者也蜀人德諸葛野祭猶不輕廟唐狄相使江南僅存夏禹吳恭伯季北伍員廟自張許行節義廟睢陽韓柳以文章守廟潮柳由唐入宋多援此比而江南之廟大不勝其多有司不欲違人心而許之廟然以未命之士未壯之年一旦形亡氣存赫厥威靈奔走半天下則莫若翊應助順正烈廣靈周侯廟祀之盛者也侯杭州新城縣人家綠渚諱雄字仲偉母夫人感金蛇浴金盆之祥生於宋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四日以嘉定四年辛未四月朝徽州婺源五顯王廟辛年二十四侯像方巾綠袍勁髯脩眉巨鼻

聳目魁岸瑰碩或依憑或示現或託夢寐衆尊為神杵穀響應五顯王者其五方五行之英氣歟始以九月二十八日降神四月八日慶佛誕者走廟下無慮百萬衆侯之神寶先後之端平二年乙未饒州德興縣有請以侯辛卯歲於本縣祈門陰捍常山草寇旗甲金鼓恍惚雲際乃後所在渡而禱旱而禱雨而禱虎害火災而禱禱輒應始封翊應將軍嘉熙元年丁酉兩淮制置大使趙葵奏邊境清賴神力別封護國忠翊大將軍二年戊戌許新城縣照德興縣已封稱翊應將軍新舊廟又明年庚子縣令黜汪績為記淳祐四年甲辰徽州請加封為翊應侯寶祐二年甲寅



下新城縣賜勅額曰輔德廟五年丁巳加封助順為四字  
侯咸淳七年辛未加封正烈為六字侯十年甲戌加封廣  
靈為八字侯建炎舊制神祠靈應賜額封侯自二字至八  
字止侯自岷興亘古所罕有先是侯之猶子宗智者於門  
慶元年己未陳乞周氏子孫主廟事僧指南蠲潔葺修如  
婺源靈順廟式尚書符報可宗智竭貲再造斯廟宇殿  
傑閣亢爽高閣疲二十年之力獨門庶猶舊

大元混一靡神不依中書右丞楊公鎮生長杭夢有感知  
金成宗智志華締一新鳩工至元十六年己卯抵癸未告  
成侯之孫逢吉介邑人羅應龍請曰實錄其事回謂顏子

二十九蚤死配饗宣聖德也鄧禹二十餘封侯為雲臺四  
七之首功也侯稟天地異氣享年僅踰弱冠而能以其方  
寸之不朽為五顯王丞弼與顏德鄧功比隆神矣哉侯卒  
之百一十三年大德庚子再改斯文碑之乃歌錄之渚三  
章歌之曰

綠之渚兮浣侯衣青厥蟾兮神所依未壯而逝兮匪天白  
首者拜兮莫之敢非潮來兮潮往侯朝出遊兮夜歸侯昔  
家兮今廟奠椒醑兮神其我醕渺渺兮綠之渚子陵在上  
兮子胥下羊裘孔樂兮鳩夷猶怒勾吳炎漢兮俛仰今古  
侯之願兮天不違保我民兮靡兵靡饑水無蛟蜮兮山無



龜豹有巖有正兮歲其報彭殤共盡兮孰盡而神不死者  
心兮幻者身兩八荒兮先我桑梓我刊此石兮百世之史

餘子州學記

大縣升州以民多也縣學升州學以士多也自元貞二年  
丙申始饒之餘干既升州州學置教授一員自延平祝君  
宜孫始民多則戶口盛故州置守重其名以臨之士多則  
風俗美學置教授者亦所以重其名而以已之所知教乎  
人以已所聞授乎人乃風俗之所由關則其所任尤有所  
重而不輕者矣夫升與降為對而實宜副其名升州置守  
其名重於舊矣戶口有降而無升可乎此為民父母者之

責也學置教授亦名重於舊矣風俗不升而或降可乎此  
為民師表者之責也此循名責實者之議所以不容已也  
餘干風俗何如哉三代而下人物議論惟諸葛孔明張東  
之范文正公韓忠獻公張忠定公趙忠定公有伊周之風  
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而南軒張宣公似明道晦庵朱  
文公似伊川張忠定卒於是邦其臨戎有范文正之勞而  
不計孔明之利鈍趙忠定生於是邦其立君有韓忠獻之  
功而不幸乃有如東之之冤死張忠定有子宣公如明道  
如顏子而嘗侍養於是邦趙忠定有友文公如伊川如孟  
子而嘗講學於是邦此餘干風俗之所以盛也祝君為教



授之明年大德改元丁酉夏具學事本末俾愚為記且其  
言曰縣升州匪以榮州官縣學升州學匪以榮學官名升  
則實當與之俱升州官當思所以養其民而升其戶口學  
官當思所以訓其民而升其風俗是邦也兩真相兩真儒  
無以加矣而又何升學者而欲遽為兩真相兩真儒未易  
及也階而升焉得為斯四大老之事業問學亦可矣然則  
將欲為四大老其又何階南溪柴公中行之風節嘉定去  
國外補痛詆權史不屈雙峯饒公魯之性理石洞紀聞等  
書有功考亭不少此其階也學舊在琵琶洲厲揭良難紹  
興壬戌令杜師且遷于羊角山之左租八畝石二百餘厄

湖潦七八載祝君裕朽植仆戟門論堂齋庶先賢之祠小  
學之序一時改觀以至揭扁榜鑄祭器罔不一新建秋冬  
又修宣聖廟楹棟瓦甍丹堊煥然州官六員賴張主扶持  
之力甚至爵位姓氏見題名記此不具書工費間架之數  
不拔書雖然餘于風俗甲天下愚粗能言之矣山水登臨  
之美甲東南記不一言及之何歟曰樂山者見其靜樂水  
者見其動登所謂養正堂而懷前脩遠所謂筆峰亭而見絕  
景劉長卿張祐錢希白楊大年之詩具在學者能之是亦  
餘事進於斯道則祝君當舉由求赤點言志之章相與訂  
之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四

...



...



